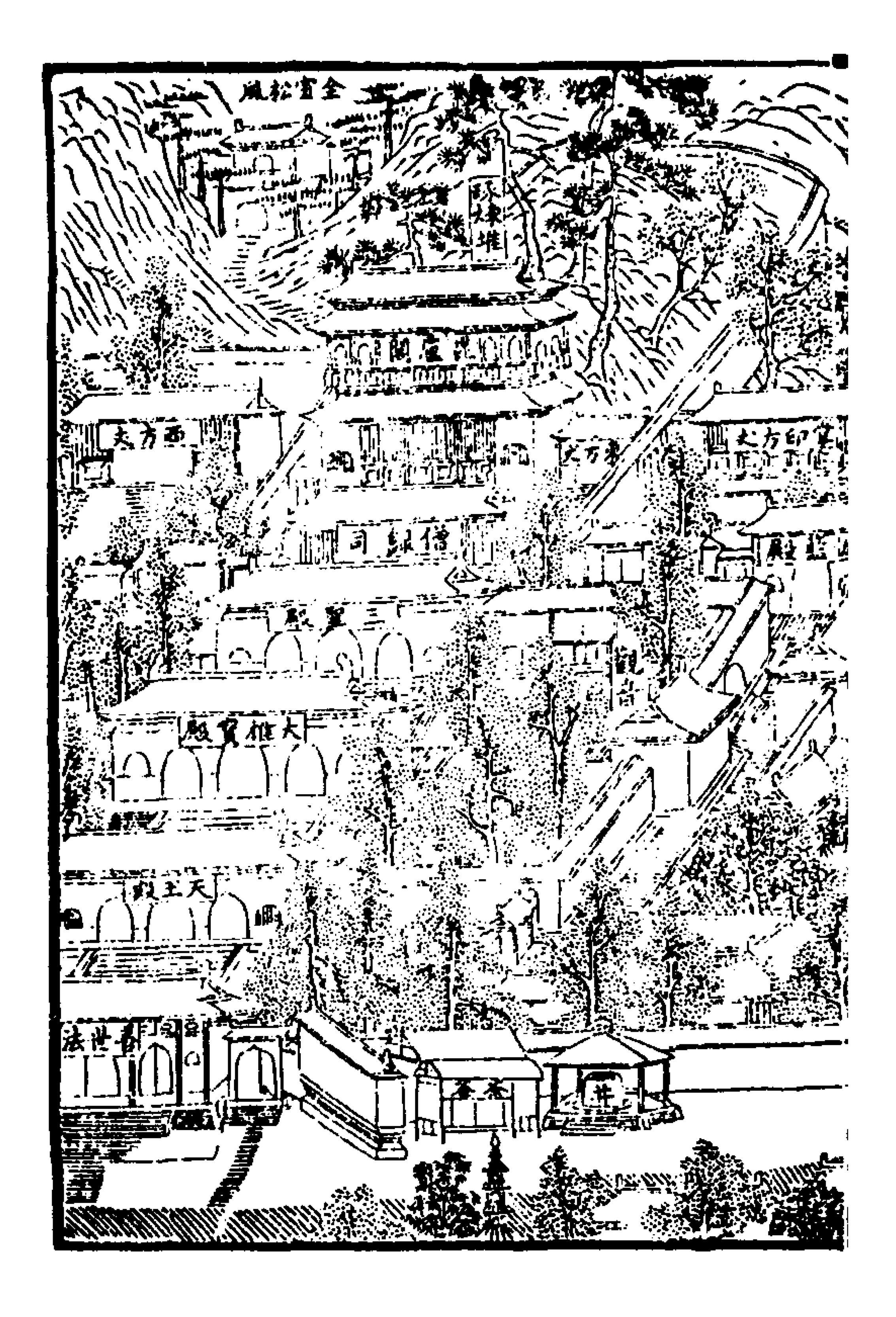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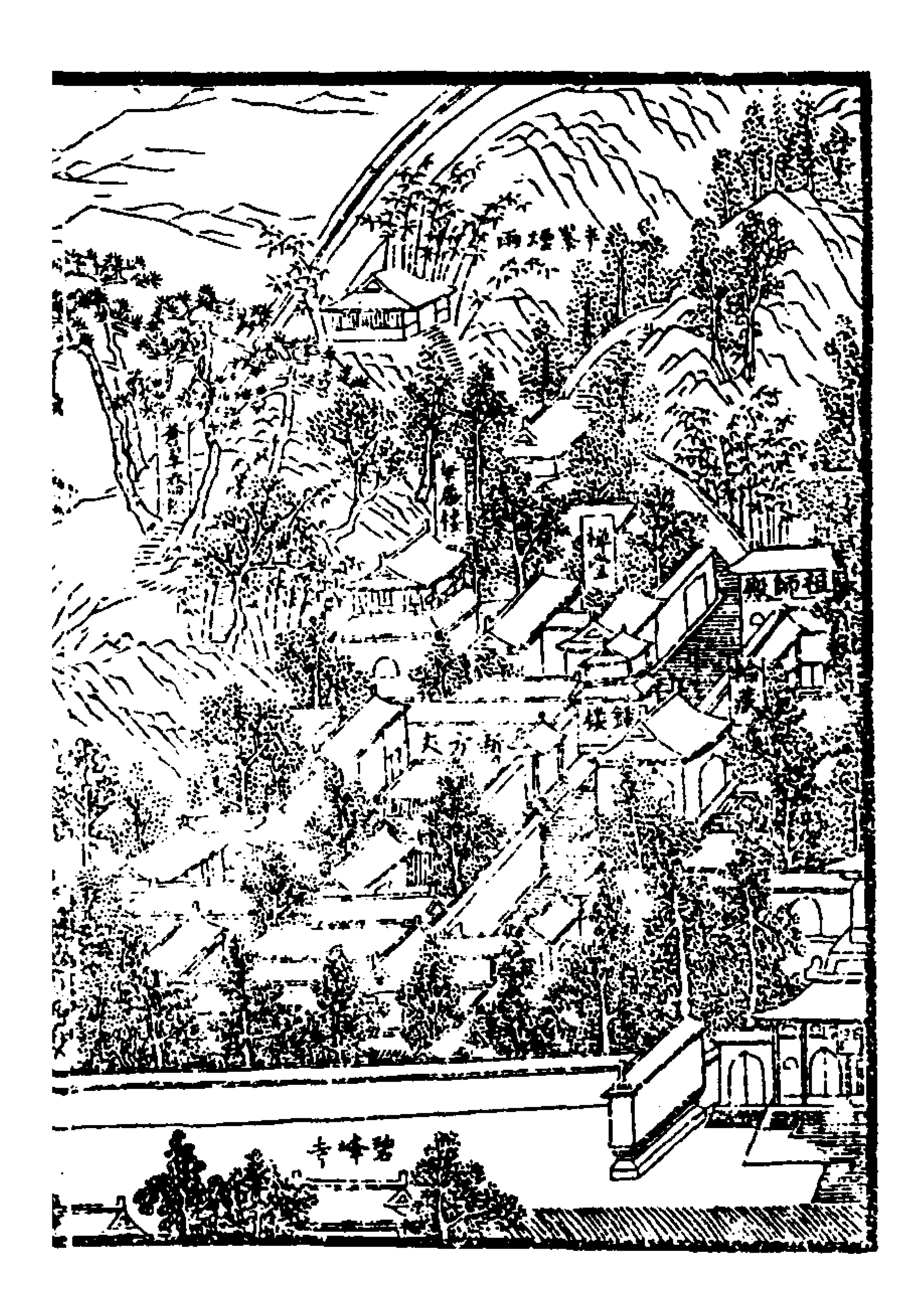
金陵梵剎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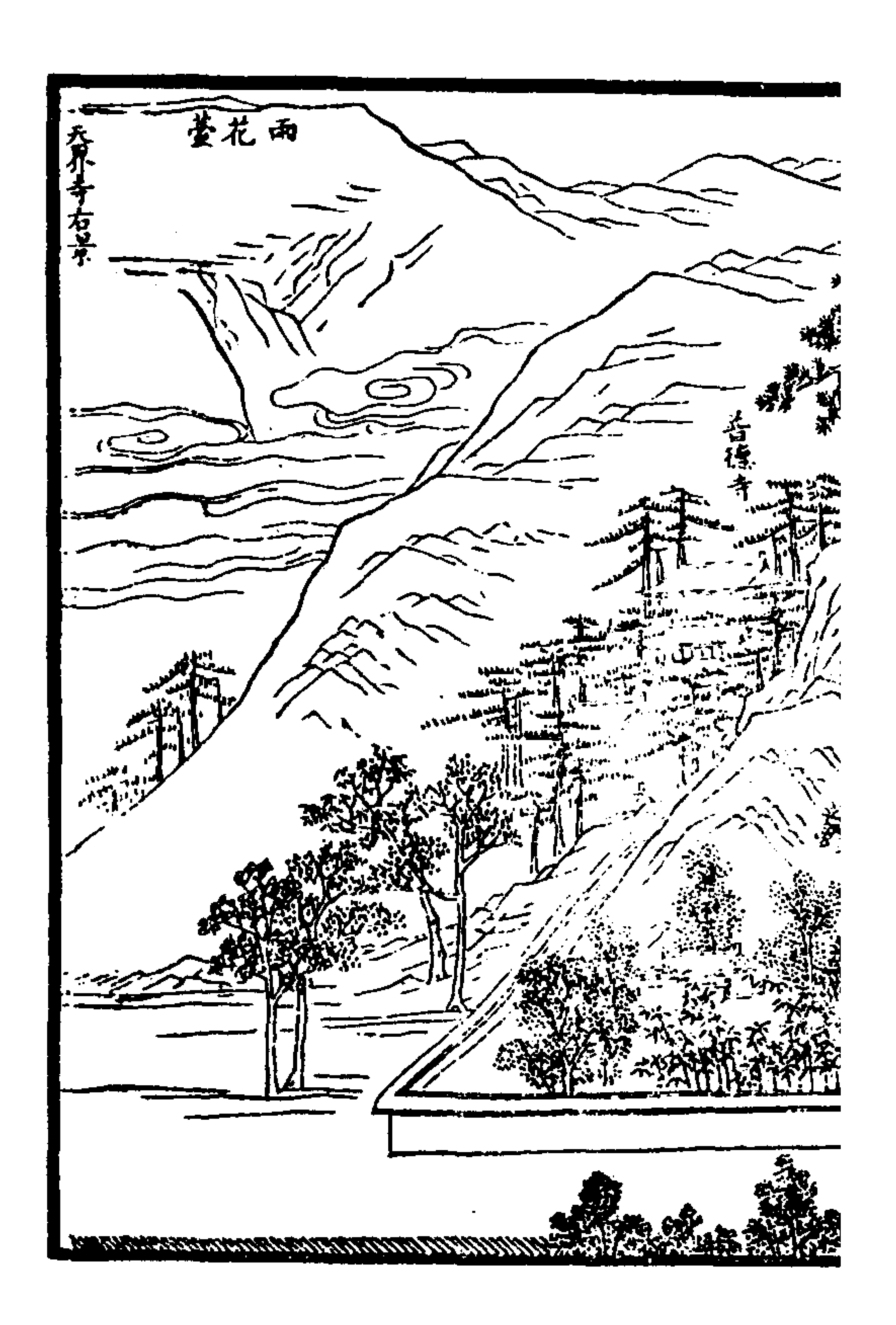

天竺寺左景
鐵佛寺
吳家山



西方丈
三聖殿
大雄寶殿
天王殿



半峯煙雨
禪堂
祖師殿
鍾樓
新方丈
碧峰寺


天界寺右景
雨花臺
普德寺

金陵梵刹志卷十六

大刹 鳳山天界寺 古刹 勑建

在都城外南城鳳山離聚寶門二里舊名龍翔集慶寺在城中門舊橋北元文宗即位詔以金陵潛宮改建

國朝洪武二十一年寺灾　勑徙城南閴寂處與民居不相接出內帑大建剎宇更名天界榜寺門曰善世法門復　賜田地蘆洲若干頃永樂間增建旃檀林毗盧閣三十六菴併設僧錄司于內癸卯寺復灾止存大殿天順間覺義道香募緣重建觀音輪蔵天王等殿其徒戒謙繼之成化間益廊廡百餘楹規制弘敞嚴靚甲諸

寺僧廬悠邃松竹深通有西菴曲徑蒼翠喬松半峰烟雨雙桂返照南巷碧玉古拙品梅爲六景得城南幽勝歲久頹敝萬曆丙申覺義定椿等復募修毘盧閣壬寅部檄諸山修僧錄司丁未徵寺租糧修金剛殿左右畫廊百間與復公塾禪堂中增建華嚴閣額設右覺義壹員統次大剎二城內曰雞鳴郭內曰靜海中剎十二城內曰清涼曰永慶曰瓦官曰鷲峰曰承恩曰普緣曰吉祥曰金陵郭內曰嘉善曰普惠郭外曰弘濟曰接待皆中西北三城地

殿堂　金剛殿伍楹　天王殿伍楹　正佛殿伍楹　左觀音殿叁楹　右輪

藏殿叁楹三聖殿伍楹左伽藍殿叁楹右祖師殿叁楹迴廊百楹

鐘樓壹座毘盧閣柒楹半峰亭壹座方丈叁所僧官方丈拾叁楹左住方丈拾壹楹右住方丈拾肆楹公塾佛殿叁楹東西學拾楹庫司拾貳楹僧院壹百壹拾房食糧牒僧叁百伍拾名食糧學僧壹百伍拾名基址陸百畝東至鳳臺街南至西寧侯賛西至安德街北至普德寺山

禪堂韋駄殿叁楹大禪堂柒楹華嚴樓伍楹又廂樓肆楹十方堂叁楹齋堂伍楹鐵佛堂靜室伍楹涅槃堂叁楹倉庫廚茶等房共拾叁楹

僧錄司大門叁楹正堂伍楹方丈拾貳楹

公產湖塾庄丈過實在田地壹千柒百畝陸分伍釐溧陽庄原額田共叁千玖百玖拾伍畝肆分壹釐高淳庄原額田地共叁千柒百貳拾壹畝玖分玖釐

禪堂靖安庄

附寺前地 丈過實在田地蕩共玖百貳拾伍畝柒分叁厘 房地壹拾貳間 采石蘆洲 丈過洲貳千柒百玖拾柒畝陸分 施捨田地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壹百伍畝壹分

山水 鳳山 山不高而林巒迴映最幽勝有六景曰菴曲徑 蒼翠喬松 半嶺烟雨 雙桂返照 南菴碧玉 古松品梅 俱見存

古蹟 琢煉堆 泐師煉詩坏句處在毘盧閣後 佛牙 僧真淳得自天台陸太宰光祖供以文龕 俱存 畫壁 大贊中錢所工右水筆又劉繼管命於門壁作一鬼令先畫裸體後加衣冠果善 下存

人物 元 笑隱 曇芳 皆名德之上舉行百丈清規 明 宗泐 略有傳 碧峰

乾州永壽人 高皇帝定鼎金陵 詔至京師上曰朕聞師名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止于天界寺 來復 聘高僧任左覺義 宗鬯 聘高僧任右覺義 戒資 聘高僧任左善世 行椿 聘高僧任住持 孚中 有誌略 覺原 有誌略 白菴 有誌略 廣慧 有誌略

淯遠略有誌 介菴略有誌 雪軒略有誌

藏經護敕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皇帝聖旨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南京天界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故諭

大龍翔集慶寺碑　元翰林學士虞集

上自金陵入正大統改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遣使傳

旨行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等以潛宮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工部尚書王弘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贖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材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尤勤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易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涖之是以吏勤於事而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朔日壬午之吉乃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五方調御之殿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會之堂居師以尊其道者曰傳法正

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誓發辯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
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鐘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
繚以垣廡闢之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像設纓蓋床座嚴
飾之具華燈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上
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製文
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墟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
氣至瘞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
長據以為都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
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積千餘年而
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

自茲見諸禎祥行事炳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煦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照燭而其大含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感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今上建極于中撫御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茲事之成上以承祖宗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以此可見矣於戲盛哉敢不拜手稽首而述讚曰明明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武皇懋建丕績憲章修明民用齊飭天下

爲公仁廟受册治極而圯或毀彝則迺睠明哲是保是翼
俾久而安弗邇以遜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土此惟
與宅吉土惟何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在盤石昔有居者
不稱厥德惟我聖皇天命攸廸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
孝敬神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曆
廟而祖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湯經我
南服中城有宮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暴疇昔雲來日臨
庶我心懌皇帝曰嘻予豈汝釋惟大覺尊寶相金色常懷
慧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明光沐汝甘澤
汝見大雄如我來即瑪瑙象寶纓絡金璧凡爲汝故我施

無惜無蓄無害居佛之宅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

天界寺毘盧閣碑　　明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

天界善世禪寺舊在京城闤闠中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二十一日寺灾翌日前住持宗泐率寺衆奏聞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御　奉天門諭泐等曰佛氏以清淨寂滅爲教建立佛刹不宜于城市闤闠中與民居混穢濁喧囂佛靈雖無有礙僧徒禪誦有妨宜徙於虛曠閒寂之地俾得安於禪誦而無延燎之患庶乎稱其敎也泐再拜稽首對曰　陛下聖意與佛意

合聚寳門外西行不四三里有山地曠絕幽邃林麓茂密
與民居不相接可建立佛刹　上亟命泐引某官相視地
方爲圖　進呈　上曰可遂徙於此而興建焉錦衣衛指
揮尹某奉　勑督役凡寺之方向規制泐與謀畫所用一
切材料工傭之費盡出公帑不三年而門廡殿堂庫庾庖
湢於敎所宜有者皆具惟毗盧閣榭檟林闕然寺成其額
依舊所　賜曰天界善世寺宇之清灑閎廓比舊倍焉又
命泐復主之以完寺事未幾泐示寂後三易住持而不見
有作也靑州府僧綱司都綱禪師道成二十八年十一月
宣至京三十年丁丑秋八月朔日奉　吉住持甫及期

太祖高皇帝賓天　皇上繼登大寶屢沭　寵恩永樂元
年癸未欽選使日本回　朝六年戊子夏四月首建旃檀
林屋計若干楹閒爲衆僧習誦休息之所八年庚寅慕緣
創造毘盧閣若干楹閒其崇若干尺廣如崇若干尺修去
廣若干尺一一梁柱一一門闥一一牕牖一一闌楯皆以
刻畫藻彩金碧丹堊爲飾階戺庭霤甃以礎石其平如掌
至於羅網鈴鐸出微妙音振動林木聞者莫不忻忭閣之
雄傑瓌偉如岡如陵搴霞凌雲倚天照月廣博無礙同於
虛空十年壬辰冬始樂成上供法報化三佛及設萬佛之
像左右庋以大藏諸經法匭後延觀音大士示十普門下

奉毘盧遮那如來中坐千葉摩尼寶蓮華座一一葉上有一如來周匝圍繞旁列十八應真羅漢二十威德諸天珠瓔寶幢旛蓋帷帳香燈瓜華之供靡不畢備俾一切人登陟禮敬覩此不可思議大解脫境界無有不發無上菩提之心十四年丙申又建方丈二所基于閣之兩傍相對翔峙山林增其光爽神物益其英靈非惟綺嚴梵刹亦足壯觀　天都然其所用梓材陶甓彩繪工傭之費計若干萬緡悉出於衆檀度也以此希有勝妙功德上資　太祖高皇帝聖靈莊嚴報土欽惟　皇上聖壽億萬斯年永為天下蒼生之主秋九月禪師具狀來請余文為記刻石以告

夫來者　謂佛法利濟有情豈不博而大哉必也係人而後行所以釋尊於靈山會上付囑國王大臣護持象季之教法也茲寺始蒙　太祖賜額移徙興復仰惟神功與天同大逮我　皇上繼承大統平治萬邦兆民樂業天下大康歲穀之豐登資生之蕃息無有一物不被其　仁風德澤者也今禪師雖秉願輪來董是刹成茲妙寶樓閣開大施門皆出於　帝之力也一宜書易三住持而不有作者而禪師作之俄然成此大業略不見其艱苦之心勞悴之態如幻如化孰不羨之二宜書以此不可思議大解脫境界示一切人俾其皆發無上菩提之心三宜書也廣孝雖

謭才陋學故弗敢辭遜以寺之前後興復備悉爲記禪師字就峰道成其諱也容貌魁偉身頎然出人一頭地方能度量又人所不能及前爲僧錄司右闡教政平曾安　上嘗恩陞左善世云頌曰　毘盧法界無有邊無邊法界一塵攝法界不廣塵不狹自在解脫難思議有大長老曰道成宿修普賢之妙行乘斯願力應於世來董天界大禪刹廣開法施度諸有能以土木爲佛事非建毘盧寶樓閣廣博嚴淨世希有藻梲璇題日月明朱甍碧瓦烟霞燦梁柱門闥與牕牖絲彩丹堊爲嚴飾階砌庭除甃磚石瑩潔無染平如掌佛子遊行踐其上如鳥飛空不見迹闌楯寶網

懸鈴鐸出微妙音振林木盡談苦空無我法聞者靡不生淨信上延法報化身佛下奉毘盧大教主中坐于葉蓮花臺一葉一佛衆圍繞旁列十八大聲聞諸天龍侍常拱衛幢旛瓔珞及寶蓋香燈瓜華微妙供有來登陟瞻禮者皆發無上菩提心如上種種諸勝緣皆蒙 帝力所成就無着無染常清淨無漏無爲不斷滅以此無量功德海上資
太祖嚴報上伏願 天子壽無疆金輪永與法輪轉普天
率土揚 化風勒文莊嚴詔來古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重修天界寺記略

明南吏部尚書三山林瀚

大天界善世禪寺舊名龍翔始建城中會同橋之北我

太祖高皇帝從建於茲乃　賜今額連岡回抱標高向明
環秀拱碧誠一出塵之境復　賜圩田蘆洲以充香積之
具永樂癸卯廊僧不謹於火遂蕩然一空所存者惟大雄
殿耳後三十餘年為天順戊寅覺義道香奏　請募緣重
造天王觀音輪藏等殿法堂及僧錄司亦有體焉志未畢
而逝其徒戒讓成化壬辰繼主是寺閱理各庄田租及蘆
洲課賦齋供之餘隨適豐儉悉充修葺復緣募十方鳩工
命材建廊廡百有餘間溝渠堦道凡四百餘丈月臺甬道
臺基浪坡雕不周整幻成西方三聖應真諸像迴出常倫
庭墀堦除植以松檜鬱然空翠瑩淨無塵履之如出人世

外者其毘盧閣永樂中所建迨今弘治甲子久而將頹復撤新之其高七丈有六深如之加六尺焉廣十有一丈六尺大藏經置於其中縣將大雄三聖觀音輪藏伽藍祖師等殿綴葺珠林規制悉易觀焉　弘治十八年歲乙丑中秋日

天界寺佛牙碑略　明大名知府秣陵姚汝循

今上御極之十有八年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異之不敢留因獻于長洲僉憲管公管公驗之良然又念太宰平湖陸公現宰官身說法于南曹于內外教典无所該博復命僧轉獻于公公一見驚歎不已乃擇所宜置以今

天界寺　留都叢林之勝也於是捐貲命工雕紫檀小浮圖一具貯之外加文龕崇護卜吉齋沐導以旛幢鼓樂躬自送于寺之毘盧閣中安奉是日天清氣融風恬日麗士庶觀者塡溢衢路無不贊歎頂禮若崩厥角者嗚呼方今正法陵夷邪說熾盛振頹起敝其兆於是乎自昔儒者如韓退之諫佛骨有表歐陽永叔排佛法有論以至程朱諸子皆亦有異議然竟不能廢肆我　太祖高皇帝初平宇內卽建五大寺于　留都今天界其一也嗣後一郡一邑悉有之至與儒官典列而設僧綱正會以董其事迨乎列聖相承有隆無替於是寶坊巷布于寰區精舍星羅于

閭里矣在今日尤爲特盛焉夫豈不聞若說乎要其理有必不可廢者故爾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蓋指佛言也嗚呼是雖三皇五帝之化何以過此而諸儒固欲詆之何哉寺官住定椿等謂茲勝事不可不勒之琰琬乃以屬予次其說如左

萬曆壬辰季春

半峰亭記略

明南大理卿沔陽陳文燭

半峰者果斌尚人之別號也半峰有詩名在嘉靖間先大夫按察公常誦所云天台雁宕天下奇有生不往將焉之不佞少而愛焉頃宦金陵半峰久化去其徒孫文秀雅好

詩翰請余一言記亭事陳子曰金陵自秦始皇以來鑿鍾
阜斷長隴漢秣陵爲建業其後孫吳東晉南朝建都其間
至　高皇帝定鼎山川佳麗蓋自天地剖判以來一奇遘
也其間王侯將相所遺宮殿墳墓俱已頹落埋沒往往童
子樵採嬉遊于其上而不復禁奈何有于茲亭哉郎天界
寺在洪武初年稱爲善世法門永樂天順間往往遭火灾
者二郎茲亭安能保其常好乎或云唐昇州土宇泯滅殆
盡而皎然靈徹之詩名千載如新夫半峰高詠不減清晝
澄源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半峰之名常在而亭
且不朽况吾儕樹立有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乎古人等

光陰爲過客歎俛仰爲陳跡良有以也若夫環亭皆山環山皆竹樹日出而暉雲歸而暝此朝暮之景也花開而草榮木落而石出此四時之景也游人稱快焉又有目者所覩記矣因操筆書之俾後之登斯亭者將有感于余言

萬曆庚寅冬日

八大寺定租碑記

八大寺以靈谷爲首諸記宜入靈谷因僧錄司在天界各寺總於僧司故碑亦豎此

明南吏部侍郎福唐葉向高

自佛教入中國儒者羣然排之昌黎氏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世以爲名言然其説終不行也蓋自漢至今千有餘年間盡世之賢人君子與之力爭而不能勝其甚者

如魏道武唐武宗宋道君以天子之威靈毅然欲剗除其教曾不踰時而復其故是何其抑之而愈張撲之而愈熾一至此耶歐陽氏乃欲修三代之教明禮義以導之使其自息余謂其說似矣而有未盡也自三代而上民生未嘗分田制里之法足以衣食長養其民無饑寒凍餒惸獨怨曠之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不待勸誘而自相收恤佛氏雖欲以慈仁化導之固無所用後世民生日衆朘削日甚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壯不得有室鰥寡孤獨不得自存者不知何限而其人又率自私自利同室之内漠如胡越民有窮困以死無復之耳於是佛氏得以其教

羣天下之窮民而養育其中其稍有貲財者又奪以福田利益之說損其有餘以補不足厥幾於古者相收相恤之義故自王政廢而佛教行雖其淸言谳論足以入人亦以爲教之便利勢有必趨而不能止也　高皇帝神聖聰明卓絶千古其立綱陳紀空世蓋民一循五帝三王之道乃於佛教亦存而不廢近畿名刹大者六七處皆有　賜田以贍給緇流蠲其常賦定其租額載在　御製集　欽錄集甚詳夫　高皇帝豈不知遊手遊食之無益而爲是以滋蠹哉正慮天下之人有不得其所而吾衣食長養之恩有所不及存此一門以收恤之明吾治之廣大耳夫厥人

之家耕奴織婢自是生涯至於力稍饒裕則必有園池林館使一二閒人遊客得寄食其中而況於天子之尊四海之富哉近世士大夫不明此義談空説幻者既欲其與尼山爭道而馳而守土之吏復賤棄緇流不得與齊民齒閭右之豪因以爲利若故業然加賦減租日侵月削浸淫不止且至無田是於　聖祖之意殆兩失之寺田故隸祠曹因循日久莫有問者自武林葛君來典是曹始悉力稽查籍在則問田田在則問租條分縷析升斗不遺尺牘文移往復甚苦於是田始有租租始不逋雖不能盡如舊額而亦厥幾十之六七矣或有引昌黎之言誚君者君曰吾不

知其他知吾職耳且　高皇帝能以天下之大覆露羣生而不能以區區尺寸之土田自行其意是何臣子之敢於倍遺也夫守職遵　制自尋常事又何譏焉事既竣君乃悉籍其租賦之額刊之於石而以余常攝事其曹請爲之記曰藉此以垂之他日毋再湮沒也余曰君過矣夫以高皇帝之詔令炳如日星而且弁髦也其何有於兹石與不佞之言哉雖然孟氏有言惡害巳者皆去其籍夫籍在則惡害巳者終有所畏而不得逞也是使後之爲舊君者得有所藉也是君之志也夫　萬曆叁拾伍年叁月

重修南京僧録司碑記　明南祠部郎姚江陳治本

法之廢興存乎人事匪獨經常賴以修舉而象教亦藉之
維持且余蒞祠官而歎　昭代之埀摹遠也江左自達摩
初祖以人天漏果感冠達帝而禪宗大盛浸淫至於唐之
元和宋之興國元之至元而爛漫極矣我　高皇知出世
有稗於治世故陽攝以綱常而陰笵以名相曇那止觀之
論未必非摩善厲俗之方也於是既定鼎金陵百司庶府
而外建善世諸剎宏麗冠天下而又慮苾芻人操異意鼇
旁蹊而謬正印也則設僧錄於中以統之二百年來其高
者歸心法鏡而無敢弔詭以畔宗下者亦謹廩唄誦而不
至毀戒以亂俗彼不制以勢而制以道洞湼槃之性而修

衣珠之富嚌禪悅之味而斷無明之想蓋大乘成於慧而起於戒定其法極於不可思議而未始不自薰修得之故能大師受法爲南宗而拭塵明鏡之旨尤人人所易趨雖頓漸攸分而智不世出則彌下彌　其從入之塗要不容誣也今僧錄多以高宿領之其行足以攝衆其解足以證心日夕升座拈尾樹拂無非爲一大事因緣諸苾蒭耳而目之卽此微塵便成淨土若奔走顚指傲然坐立是以火宅心居清涼地佛所不載又何表率化導之有乎余嘗借同舍王君結毘盧緣道經僧錄慨其日就圮敗詢其主者謂謀請水衡而不得不知以方外之局仰責於寮官難而

以不二之門趣成於法衆易鳩登壇首座而丁伊蒲塞等人出其餘固無俟檀越而足也約之期限景響以赴卽不待歲月而畢也於是諸僧用其言輒逾時而告成登之肅然其靚深且與毘盧交相壯也夫一僧舍耳余豈任受德獨念　聖祖不紬以異而隸之寅清復不蕩以袤而總之尊宿凡以妙函三之柄而練至一之術也錄僧者誠能以指喻眞以幡證妄俾大衆知無所住而生心由不可分別而得法則堂雖步武無減給孤之布金室匪由句可並維摩之容座妙法之明將在今日故凡吾所爲非徒飾其觀美實冀宗風梵行爲之一振也若榱桷之層矯壇宇之崇

隆以法眼示之會不足當刼灰之毫末而余與王君之所經營皆幻泡緣而有漏因也異日有好事者跡是而爲修葺計亦可以轉法輪於不礙濯恒沙於無竟乎哉旣以屬諸僧復爲記之石　萬曆壬寅歲孟夏穀旦

八大寺定租碑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宇內治具畢張旣飭士學宫崇尚儒術至大雄氏教復云啃助王綱於國有益若靈谷天界報恩雞鳴能仁棲霞諸剎共　賜有贍僧田近五百頃盧洲亦幾其半計斗受租秋五之七之而夏三之　勑宗伯氏稽其登耗蠲一切徭稅有司弗得問　御製集　欽錄

集諸書班班可鏡也夫佛氏固儒者所謂骨朽而神不靈且欲人人廬居者是何　天縱聖人見顏與唐宋諸儒剌謬哉此予愚而不得其解而予所知則惟宗伯氏之典守在予每見寺僧歲報　賜租田之隸籍未有恙也佃戶之名又非有改於昔也而或半赦不吐或升斗猶靳田漏其租租之入漏其額僧人不敢言祠官不可問穰穰滿車徒以果闍右之腹矣有司又詭其名以箕斂或稱勸借或稱丈餘在彼負茲上之虛聲在此懾崇禪之揶笑一以竊轡一以委馭而緇流遂無可控告嗚呼弗翦之澤流蔭甘棠瞻烏之愛與思誰屋此伊誰之惠而不使得比甘棠屋烏

於今日哉且尺寸之土嚴益賦無裨　國儲錙銖寬貸租
詎滿豪家谿壑又焉用此以衡　命爲也予攝官承乏緇
務郎吾民清租亦即吾職安能恝然爲秦越之視而或謂
勢重伏禍事瑣無名予不忍聞之矣於是博求文卷旁稽
記籍執籍以問田執額以問租畿以內者討佃民而訓之
畿以外者檄邑長而布之租較昔而量爲復賦準今而杜
其增履畝有圖科糧有籍則燦然明備期可垂之久焉予
愚無似賞仰藉大宗伯主持於上諸曹長協力於下而署
部少宰葉公儀司汪君予司鄭君爲力尤多雖初制未能
悉協要以弊取漸更事因寬濟自兹日引月長是在後之

當事矣予於是而竊歎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百司庶府蔑弗盡善能遵其教自可萬萬世無敝而今之蠧日積而意爲更者獨一僧田爲然乎予也嫠恤其緯猶時有跋前疐後之慮況其大者挽於極重更何如也迄今誦 聖謨洋洋若晤助王綱之旨雖未易窺而仰維 德意俯循職司餼羊之愛其能無惻然哉其能無惻然哉 萬曆叁拾伍年叁月

八大寺贍僧碑小引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賜田贍僧載之令甲往時籍報甚詳自租失而僧糧亦失典寺事者得陰爲盈縮月成歲會祇空文耳邇者租額既

清僧糧可復因考古參今量入制出授餐者寺大叁百伍拾人次大柒拾人一切寶華香積之供官師執事之餼各校然畫一勒之貞祇杜侵軼焉或謂是不耕之衆食之何爲夫 高皇帝業已賜之矣越世小臣烏號有慕第不敢委 成命於今日耳其當食與否焉能排閶闔叩九天陳帝左右而問之哉 國初原以試經隸牒其人無不曉暢本業者自援納開而賢愚混今隸牒無論餼廩仍不廢乎試法卽於初制未蕩然也夫祠官所職雖曰祀事祝史陳信實惟奉常獨此一二緇羽煢煢委命又或以無關輕重而屑越之則爲委吏者顧可不必會計當哉博奕猶賢乎

飽食遲㵢且可以惜陰予不敢謂舉其職亦聊以消吾衣日可矣　萬曆叁拾伍年陸月貳拾玖日

八大寺重修禪律堂及贍田碑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國初宗伯氏奉　高皇帝旨分釋子爲三曰禪曰講曰教今伏讀　欽定榜文禪取見性講事明經教以消業滌愆俾各務其業而禪非習靜不能獨有堂以居之視講與教加重焉至給田贍僧則三大寺最饒次亦間有錫予規制劃然具也夫　高皇帝方息馬橫經投戈論道亦何暇於倥偬中修出世之業而結緇衲䌶哉蓋　聖主宰制區宇

則六合同堂統一聖貢則百家共貫原不見有異視而可置膜外者後世不問其徒之賢不肖一切厭薄不知釋教自入中國閱千百載不能廢名藍緇侶布滿京畿其賢者無求於世我不能加彼法而觀空足以自澹其不肖者無異齊民彼不能損吾道而犯戒或爲衆尤祠官之職緇羽是問在世法中不廢彰癉與其治之孰若薰之此　國初禪堂之設明教攝心第一義也邇者寺僧各立門戶梵唄稀聞觸蠻時競已失千僧一釜之舊即有數椽僅存遺制而主者非人檀施不繼漸欲圮焉予適清　賜田乃就各大剎中剖額租以還禪衲括羨餘以拓禪居爰有鍾山左

阜萬松蓋舒繞寶公塔之輪拂青林堂之翼一巖淨毘尼
一宣揚娑竭堂之於靈谷也平岡列嶂倚若負扆增搆飛
閣而額以華嚴堂之於天界也琉璃九級而高聯窣堵三
藏而下峙請經之室掖連講壇堂之於報恩也若夫玄武
澄波映帶几席頂浮圖之玲瓏面星臺之岌業靚爽而爲
雞鳴之堂巖佛千連山峰四抱櫟廬中搆林壑翳然秀鬱
而爲棲霞之堂塔影丹竈種種現奇梯百級表雙峰雄峻
而爲弘覺之堂連儀鳳之嵂嵂對靈石之巉巖自河之曲
徙城之隅襟要而爲靜海之堂或　園陵宮闕遠近見奇
或山川城郭枕帶據勝而險者加闢敝者易新招提之觀

爛焉增色僧寮各約三四十楹錢穀之飯僧天界報恩各約柒百餘指靈谷棲霞殺之雞鳴弘覺靜海又殺之能仁獨缺則姑有待焉歲入具諸帖文中自是法席無虛鐘梵不輟　賜租非復空靡而寺僧之聞且見者庶其有興焉已顧予猶告居是堂者往時偶見執爨司庾陽取贍僧陰希潤槖眷屬中據而蔓延學人望門而斂跡登壇豈義者屑屑幢幔香華以法爲市禪居無度奔走世緣則末法之衰誰執其咎今雖不盡然而竊慮其然欲護勝因先破劣相毋設人我毋着慳貪要使清修足以消鄙吝儀律足以肅觀瞻即以素厭薄者視之將毋發程伯子三代威

儀之嘆乎不然以　聖祖特恩至渥不惜膏腴以供香積且
勑宗伯氏爲舉揚夫寧愛爾衆之不耕不織爲予不能爲
爾衆解矣

附記承恩普惠二寺禪堂畧

諸大寺禪堂外有寺二一曰承恩曰普惠一　附舊内一邇
三山門届都城水陸之衝僧近市知價多廢經律禪棲
業割入僧寮不可返近各於大雄殿後闢十餘楹以舊
賜做椽金錢餉諸住錫者六時稍焚誦其中出見轂擊
肩摩紅塵四合入聞鐘魚梵唄清韻悠然幾解煩濁爲
清涼界然方諸大寺地勝租饒弘開法席者闕如也是

法平等誅併存其制因附書之　萬曆叁拾伍年陸月

八大寺重設公塾碑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蓋管子之論四民也謂聖王治天下必使羣萃州處少而習長而安不見異物而遷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士之子恒爲士農工商之子亦恒爲農工商若然則四民貴各還其業爲士者不斷爲農工商爲農工商者亦不斷爲士而釋氏子獨無業哉　國初令天下僧徒各習其教三年試之精通者隷剃牒正以釋子充滿宇内幾與四民等聽其縱逸必且蕩而爲非故即以其業治之是　聖王之所以處釋氏者也邇者法久寖弛經律

諭置之不問徒傚其師孫仍其祖錮習俗爲膏肓日中令猶跳而軼諸外夫若輩旣不習誦詩讀書爲經世之業又不任耕田鑿井比力食之民而門風淩落游惰卒歲寧不亦天地間一大蠹哉耆年老宿業討無所施而少者愛慾未纏接引猶易是以先年各大寺有公塾之設意至善也獨惜膳脯無資衆咻易熾貧者盡而富者怠卒以解散偶寺僧陳其遺制遂爲彷而復之闢堂之間敞者爲塾辟僧之明篤者爲師歲給脩脯寺大二人次者一人羣寺之僧蒙訓之而餼以廩給寺大百五十人次者三十人先之律以嚴其戒繼之經論以示其義大都責以稱講而瑜珈無

取也爾時經聲應壑梵韻飄鐃瀰瀰簇簇日無曠晷行之不輟習與性成十誦五戒如王章國憲枷械切身而不敢犯三藏九部如布帛菽粟飲食日用而不能去以此印性或借筏而爲彼岸之登或標指而忘眞月之覩雖不可知第就其得與四民各守其業各居其所少習長安不遷異物而相於淫僻斯不亦有裨世法無黙王治哉至於四民中猶或苦苜蓿而之藻芹茲獨藉有 賜租坐靡無爭之儫逸享不求之教則又覩四民爲獨幸者何可不念 國恩而負此塾也設塾之大寺三曰靈谷天界報恩次大寺五曰雞鳴能仁棲霞弘覺靜海得並書 萬曆叁拾伍年

諸刹常住田碑小引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清復諸大刹田租畢　君賜也其他中小刹亦有擅越所施今或存或没或增或損田與籍多不相蒙而不可悉問矣疆埸之地一彼一此若無足道然此皆常住所隸而非僧人私業檀施所計爲不朽者未幾而侵之豪右貿之黠僧其君施者之意何且獨不有常住田土法不許買之令甲在乎於是併爲清覈所幸此虧彼溢總其大校成額猶未有恙也即有強嚙者追價貿者贖甚至質之司寇亦千百中什一耳悉籍見存以入寺版得田地山塘共伍千

貳百畝有奇夫烏衣第宅久鞠黍離古殿荒藍時開金碧興亡之事千古同慨則奪彼有常以爲我不常者不亦愚而可笑也哉其又何論三尺爲也因書之以志感

傳
釋宗泐傳略　　集各志

宗泐臨海人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八歲從天竺僧廣智學佛經藏過目輒成誦一日智問泐曰三喚侍者三應於意云何泐曰何得剜肉作瘡智曰將謂汝奇特今故無所得也泐喝智擬捧之即拂袖出自是深入秘密法門　高皇帝詔致天下高僧有學行者泐首應　詔至主天界寺凡對皆稱　上旨欵遇爲一時冠寺襍民居洪武二十一

年家人失火延爇　高皇帝欲另於幽寂處營之汾啟奏
今地　上即俞允凡寺之方向規制皆汾所指畫也工告
成復　命汾主之後數載入寂于寺

孚中信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名懷信明之奉化人入法華院
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遊久之且歎
曰教相緐多浩如烟海苟欲窮之是誠筭沙徒自困耳即
棄去渡浙汀而西凡遇名叢林輙往衆扣下語多枘鑿弗
合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
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

羣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師擬曰後
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天曆己巳住補怛洛迦
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它浮屠餙車輿盛徒御以誇衒於
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間己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
寺虛席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
祚建佛刹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秉住持事者若咲
隱訢公曇芳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東南之
楷則居亡何燬於火忠公新之惟海會堂未就而化師乃
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
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

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尚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矣氣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雲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荼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藨五色粲爛離烟所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初 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風雨散去師獨結跏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上嘗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爲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告終前一日 上遣兵駐江陰

沙洲上嘗諅而寢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　上還聞遷化
衣與夢中正同大悅　詔出內府帛泉助其喪事且命堪
輿家賀齊叔爲卜金藏舉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
之外師有五會語錄行於世

覺原曇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
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巨刹爲之首
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黃梅曹
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
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

葢矯其弊也　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　詔涖其職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天台人依越之法果寺時廣智禪師咲隱訢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决非家珎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凝然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為分明極翻成所得遲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領之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

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所剪伐師又陳上封一劄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蓊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　詔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　車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渥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　上見爲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洪武元年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秋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　誥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

蠹請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也　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聽三年庚戌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剌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乙亥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于四三曰日出矣恬然而逝其日葢丙子云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敬嘆斵香爲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毘之

白菴金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七歲頴悟異常一日請于

毋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出求世間法可乎毋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毋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寳積院道原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寳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幼喪父唯有毋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菴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改元有　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師應　詔至闕見　上於外

朝慰勞優渥卽令內官送其入院賜以天厨法饌萬機之
暇時　召入庭奏對多稱旨益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
書其與薦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從二千建廣薦法華會于鍾山
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
久尋以毋年耄舉　山泐公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詔復
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卿以
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悦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
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微疾謝去
醫藥飲食委順而化荼毘設利無筭觀者競取之而去

廣慧及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入海雲院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花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徵露文彩珠潔瑩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崇不能荅

卽歸海雲宵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遺風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窮隆山山卽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而逝九日行茶毘法火餘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香遺骨紺澤類青琉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

清遠渭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清遠師全悟俗姓之甥誦書攻文不待師授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太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爲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涖焉四方名薦紳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丞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尚布衣俱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清遠咸得與聞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閫奥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謹曰此文中虎也清遠恚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

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
警厲諸徒衆未有對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鶻横秋目無瞖
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
于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浙江
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延主會稽之
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
爲法求人無少退轉　國朝洪武初儀曹奉　詔設無遮
大會于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京師遂退居錢
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八年十二月怡然而
逝火化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曰室利羅四會語

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

介菴良大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師諱輔良字用貞號介菴蘇州吳縣人范文正公之十葉孫年十五從同里迎福院薙落受具戒時笑隱訢公見主龍翔集慶寺　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師往見問荅之際棒喝兼施凡情頓喪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後移杭之中天竺時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剎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烟白草榛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康

里公爲浙江行省丞相妙擇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爲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剪剔荊叢葺茅爲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素衣費入公幣散衣游顧謂左右曰與日巳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而歿

雪軒成禪師誌略　　明南兵部侍郎李震

宣德戊申春左善世道成入疏乞歸南京天界寺之西菴
以終老　上從之賜白金楮幣及鍍金銅佛一尊明日入
謝　勅兵部給驛舟命中官姚忠護送既至逾三歲辛亥
十二月八日微疾端坐而逝闍維得堅固無筭於遺燼中
上遣官諭祭賜塔所曰鷲峰禪寺師諱道成字鷲峰別號
雪軒居薊北之雲州出家於保定蠡縣之興國寺受具戒
結三人為友雲遊至山東之青州同居土窒容究教典脇
不沾席者三逾寒暑一日忽見一老人自外而來儀貌甚
古謂師曰汝三人者在此苦學他日必作法門梁棟師曰
既作法門梁棟何居土窒之中老人曰未有常行而不住

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訖而去師默記之又歲餘乃自警曰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豈可久居此乎聞濟南靈巖寺秋江潔公大弘曹洞宗旨即往見之潔問云汝何處來師曰青州來又云帶得青州布衫來麼師曰呈似和尚了也又云如何是布衫下事師曰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潔深器之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惜乎不及見矣師復回青州而道益著州人有喬氏者捨地建普照彌陀寺以居師出世住萊州大澤山之智藏寺每說法聽者日千餘人而居沽有爲之易業者洪武壬戌　詔天下設僧司揀名德以居之師首膺其選授

青州僧綱司都綱數歲　太祖高皇帝聞其賢召爲僧錄司右講經命考試天下僧人因進試卷奏對稱　旨賜金襴袈裟　命住持今寺懇辭　上不允親灑翰作詩賜之曰不吝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俾懸於法堂未幾奉　勅建普度大會車駕臨幸咨問法要師對揚有序深蒙眷顧永樂改元之初　太宗文皇帝謂日本國在鯨波萬里外俗尚佛乘以師道行尊宿　命捧璽書往諭之陛辭　賜金鉢錫杖淨瓶等物師經涉波濤如履平地既至宣布　朝廷恩威闡揚佛祖宗旨自其國王而下莫不俯伏向化明年師還而

國人入貢稱謝者即至　文廟大悅陞師左善世奉迎西天大寶法王哈立嘛吧上師至靈谷寺復率天下僧於鍾山寺修設普度大齋師承　旨說法是日也有祥雲瑞霧之現會聽者數萬人咸聚觀焉　上聞之御製感應詩三章賜師累賜金帛作毘盧佛閣於寺後高十餘丈　皇上巡狩北京師數入覲賞賚甚厚嘗因建水陸大會屢感瑞應特　賜勅褒嘉　賜刻絲佛像一軸　仁宗在春宮時有忌師之寵者構詞間之及御極遂謫師海南　宣宗章皇帝嗣位首遣官召師還且　勅禮部左善世到不要班裏來見師至入見便殿慰勞甚至　賜綵叚若干匹鈔

萬緡仍 命掌僧錄司事師身長七尺廣顙豐頤修然出人之表歷事 四朝五十餘年三坐道場四會說法有語錄行於世 天順八年甲申春正月

詩

登天界寺　明高棨

雨過帝城頭香凝佛界幽果園春乳雀花殿午鳴鳩萬履隨鐘集千燈入境流禪居容旅跡不覺久淹留

遊天界寺　明傅若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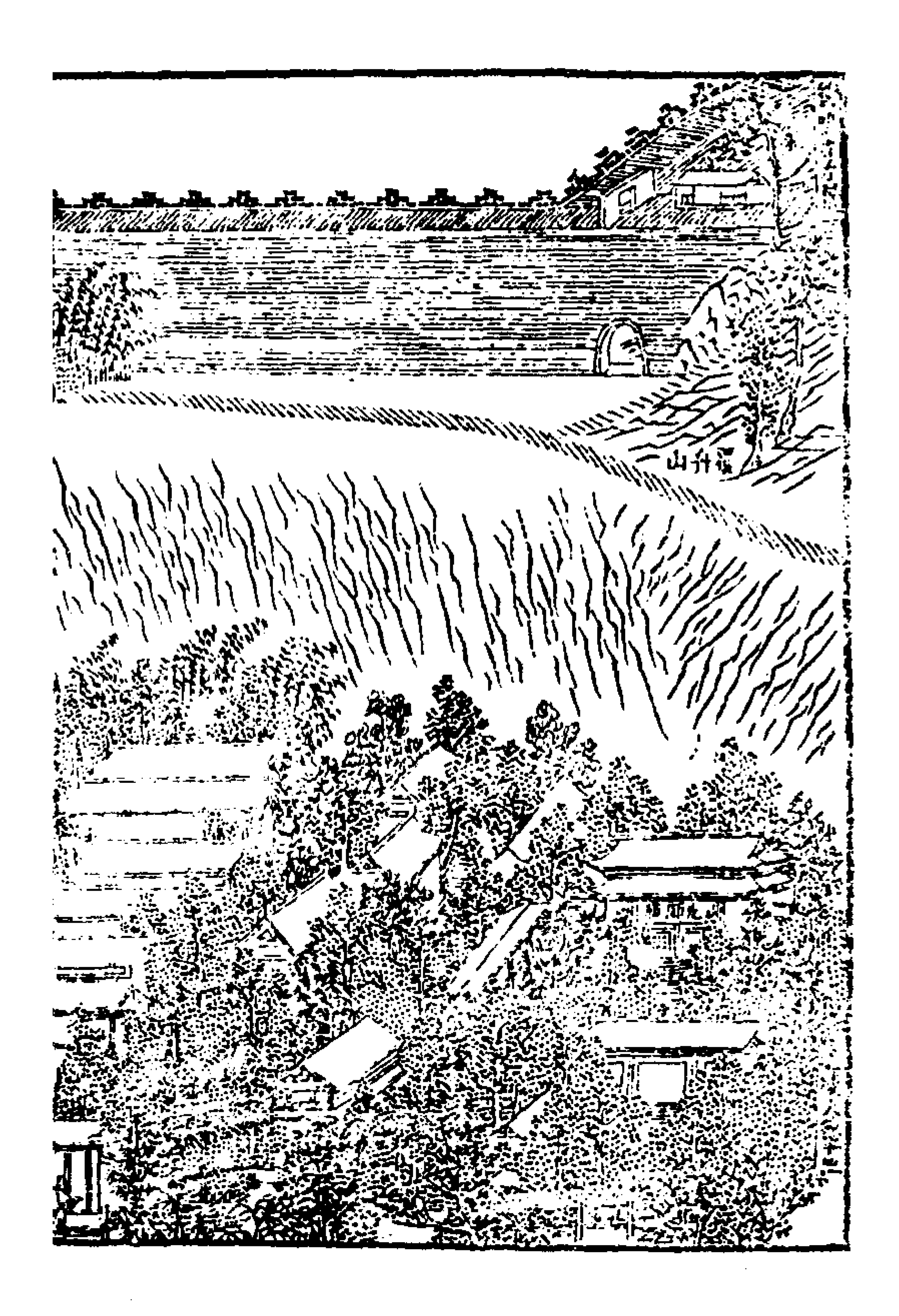
楚王宮殿倚青冥先帝旌幢擁百靈寶網自鳴空梟樂琅函時出賜來經近山鳳去花仍碧遙海人歸樹獨青玉輦宸遊竟寂寥廊行人揮淚讀新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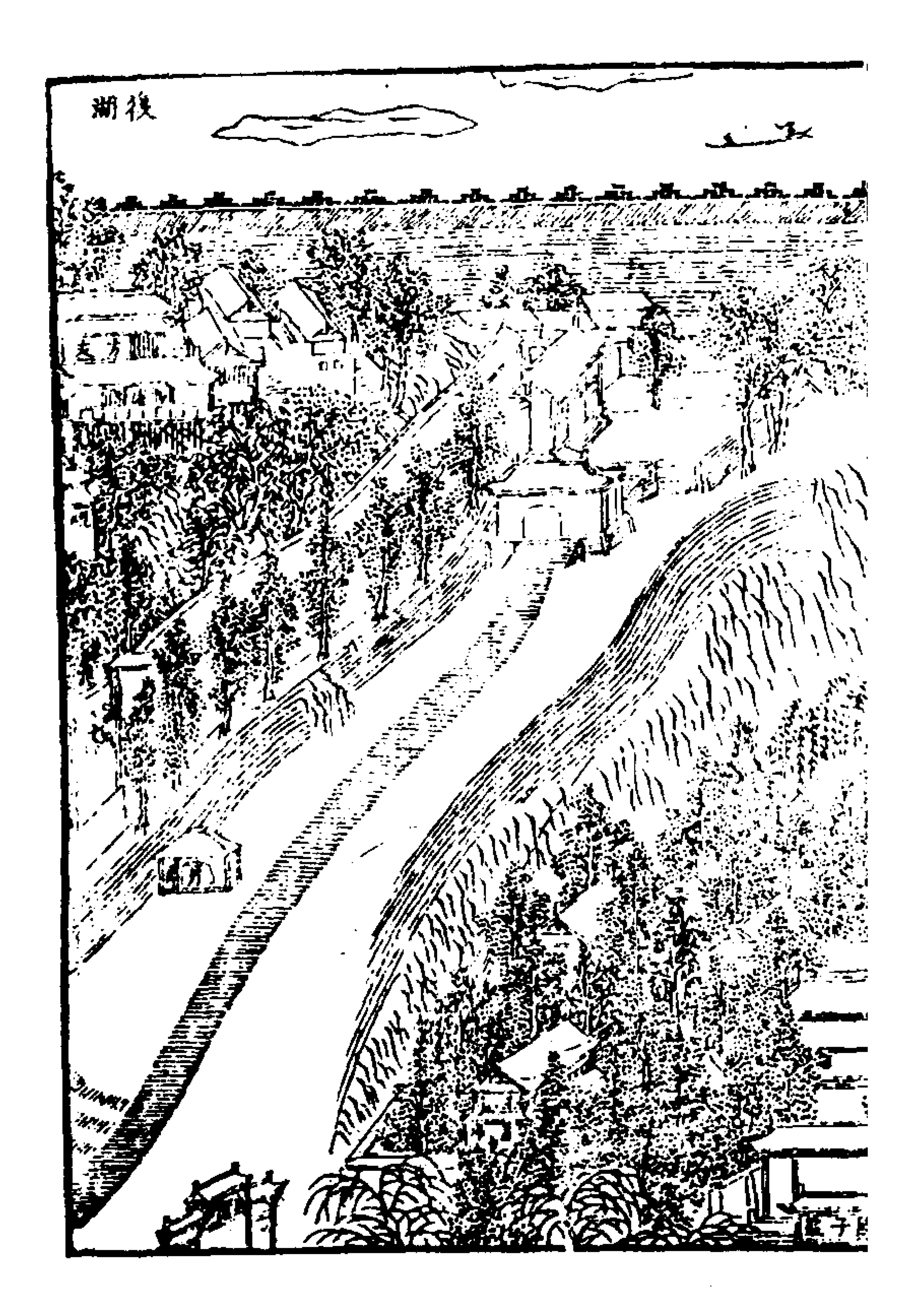
遊牛首山歸宿天界　明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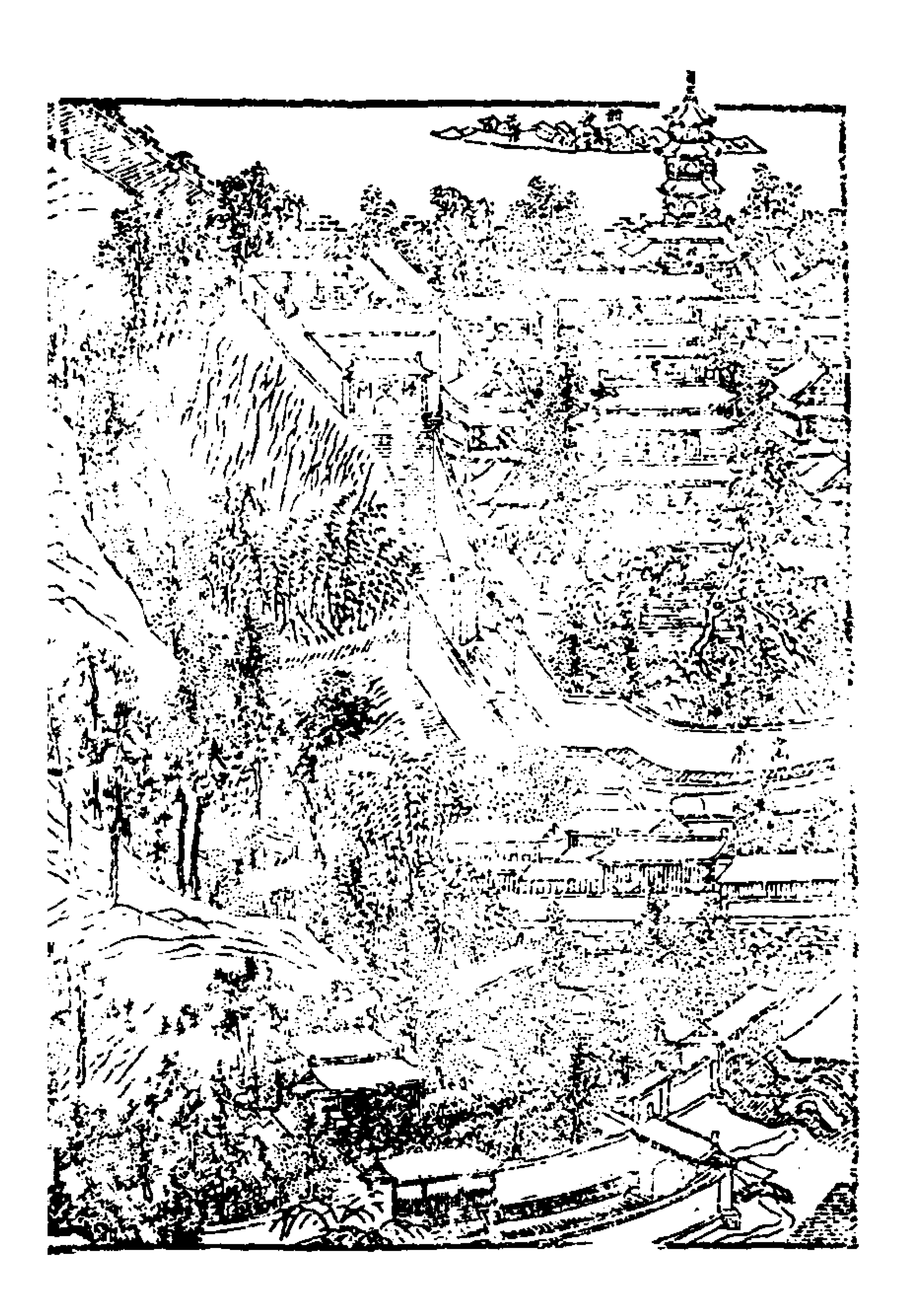
看山遙在萬峰西歸路亭亭江日低散吏自堪携伴侶閒心猶得住招提經壇露淨天花落塔院清風谷鳥啼長習跏趺入禪寂亦知虛幻此生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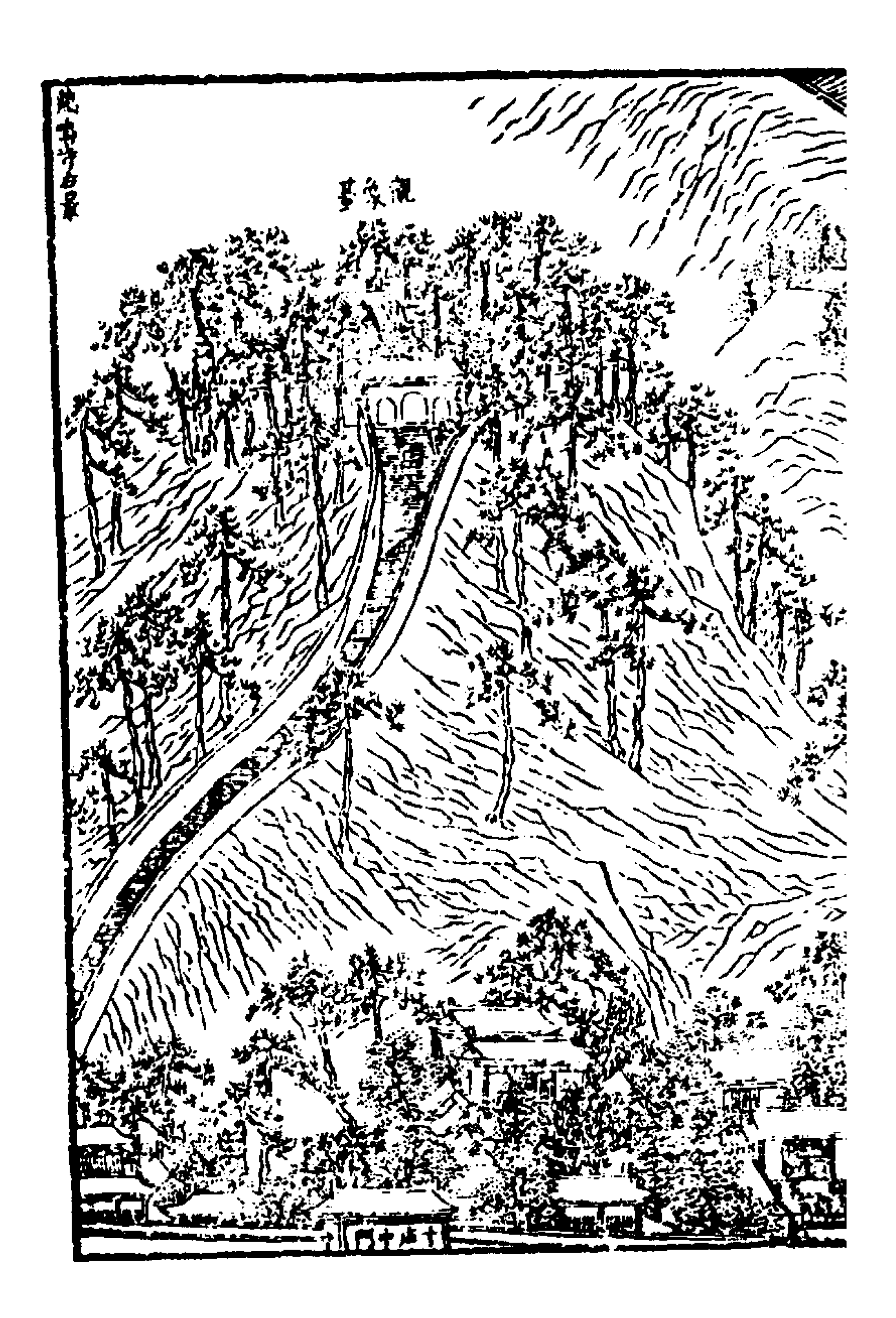
春日家兄至宿天界　明王世懋

雲路分飛各渺茫人天此會意差强百年星聚南朝寺萬里鴻歸北地霜倚玉自憐雙樹色連牀猶借一燈光不知忍草經春發看作池塘夢後長




後湖




觀象臺

金陵梵剎志卷十七

大刹 雞籠山雞鳴寺　勅建

在都城内北城地南去所統天界寺十三里金吾後衛雞籠山與覆舟山臺城連接晉永康間倚山為室始創道場舊有寺五所迄無遺址題識間存　國朝洪武二十年命崇山侯督工重創改雞鳴寺有門三曰秘密關觀由所出塵徑皆　聖祖命名遷靈谷寺寶公大師法函瘞于山巔建塔五級毎歲遣官　諭祭寺阻城地不廣數畝入寺曲廊逦邐經數門至佛宇背從複道陟降而進若行數里傍有憑虛閣俯視京城大內直望郊坰

峰塋無極登浮圖北瞰玄武湖西連祠廟臺榭皆隱隱于木末見之弘治間殿堂漸圮僧德旻募修今復釐整立山門亭葺廊墻改建禪院於浮圖之下益助崇麗

殿堂

涼亭 壹座 秘密閣 壹座第一門 觀由所 壹座第二門 出塵徑 壹座第三門 天王殿 叄楹 千佛閣 叄楹即在天王殿上 正佛殿 伍楹 左觀音殿 叄楹 鐘樓 壹座 右輪藏殿 叄楹 鼓樓 壹座 五方殿 伍楹 左伽藍殿 叄楹 右祖師殿 叄楹 施食臺 壹座 憑虛閣 伍楹又廚房壹楹 方丈 叄楹又小樓陸楹 公學 伍楹即廊房 僧院叄拾叄房 食糧僧衆拾名 食糧學生叄拾名 基址壹百畝 東至國子監墻南至功臣廟西至古臺城北至臺城鄉

禪堂

大門 壹楹 伽藍堂 壹楹 禪堂 叄楹 十方堂 叄楹 齋堂 叄楹

寶塔壹座　塔殿叁楹　客務房伍楹　靜室茶房伍楹　廚庫房叁楹

公產

小梅子洲丈過實在地玖百肆拾畝肆分　接生子洲丈過實在地伍百壹拾肆畝叁分　鯽魚洲丈過實在地柒百捌拾陸畝　靈谷安西庄給糧肆百捌拾石

禪堂

大梅子洲丈過實在地壹千伍百伍拾捌畝

山水

鷄鳴山高三十丈周五里與覆舟山相接穹起若鷄籠名鷄籠山劉宋時黑龍見玄武湖又名龍山舊有佛寺五所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玄武湖即在寺垣下貯天下圖籍其中有禁不可渡然波光蕩漾千頃凝碧樓臺島嶼足助茲寺之勝

古蹟

塔五級登之見後湖　附西苑在鷄籠山東歸善寺後大明中策孝武立名西苑梁改上林有飲馬池西有望宮臺　雞鳴埭按南史齊武帝數幸瑯琊埭雞始鳴故呼為雞鳴埭見六朝事

迹又應天志雞鳴埭在湖溝上齊武帝早遊鍾山射雉至此始聞雞鳴 士林館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梁武帝亦於臺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劉宏宅宋建平王劉宏少而篤好文籍太祖愛之立宅雞籠盡山水之美 雷次宗館宋元嘉中文帝立儒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開館其下齊高帝竟陵王子良嘗移居雞籠山下集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 法融墓見法融傳以上俱不存

藏經護勅文同天界　正統十年十月十五日

〔文〕

重修雞鳴寺記略　明南吏部尚書晉陵王僎

雞鳴禪寺在都城西北隅晉永康間倚山爲室始創道場歷隋唐宋元雖鐘鼓香燈不乏聲歎而規模卑隘未入叢林之列至我　太祖高皇帝命崇山侯督工創造盡撤故

宇而開海之由是殿堂門廡舉蘇舊觀建大浮圖尤出新制自遠望之儼然一祇園鷲嶺其所謂秘密關觀由所出塵徑西番殿諸額又皆出自　上命既成乃於靈谷選故普濟寶公大師法函瘞于山塋歲時享祀甚謹去是百年薦經灾燬楹敧甍撓有不勝風雨之震凌者矣頃有僧德旻者慨焉有爲徧叩檀越由是南京兵部尚書張公鏊首倡之都邑中高貲鉅室聞風而起輸財薦貨爭先樂助旻遂鳩工購材肇始于弘治戊申之春落成于癸丑之夏凡六閱寒暑所費幾數千百緡於是浮圖及大悲大雄輪藏天王諸殿千佛閣法堂廊廡庖湢山門耕瑷藻繪輪奐一

新是宜列之貞石以示來者

鷄鳴寺施食臺記　　明釋道果

粤稽雞鳴山在六朝時爲北郊之岡岡下有坑塹凡誅戮者皆置之俗呼爲萬人坑　國朝築城禁則岡塹皆在城內矣我　聖祖高皇帝覩其山勢秀麗乃建十王功臣等廟及鷄鳴寺于岡之陽以爲祀神演法之所而坑塹之地形勢益勝又命司空建立國學以育天下英才用以鎮壓其地而餘䰟滯魄尚未泯沒往往結爲黑氣人有觸之者則昏迷僵仆甚至殞命亡軀一日事聞于　朝　聖祖疑且駭乃服儒服幸廣業堂以試其事則寂無妖怪之狀

駕回則妖氣復作於是思以神道治之遂　勅使迎取西
番有道僧因得惺吉堅藏等七僧詣城闕結壇場於寺之
東南隅與監之六堂對峙壇內具三大石鉢盂貯蓄淨水
菜飯三物諸僧登壇運心作法廣施濟度忽感天雨寶花
之異監中黑氣充塞壇場上下或聚或散時開時合宛若
趨向之狀往來供事人役身皆為氣所翳所可見者惟頂
額兀然在外蓋陰邪不能掩至陽也似此者七晝夜妖氣
始滅自是不復作矣　聖祖嘉其神妙乃構西番殿與居
用黃金以飾之日命光祿寺厚饋飲饌其餕餘者不以食
人俱留貯於豆諸僧旋繞誦呪則餕餘皆化為水越數年

藏等乞還本國　聖旨可其奏止留二僧守奉香火至宣德間歿于本寺葬神策門外崇化寺先所居壇場門徑皆有　欽賜扁額曰秘密關曰觀由所曰出塵徑其壇場石牌坊則曰雞鳴寺施食臺盖將以旌其法奬其人而垂之不朽也迄今殿堂基址猶有遺迹可見果自師祖住持玆山相承五世得聞其詳竊恐世遠迹湮嗣今者不得以考其實也遂書爲記　嘉靖辛亥六月望日

憑虛閣記略

明南刑部郎晉陵呂律

憑虛閣在雞鳴山之陽山高三十丈餘而閣駕出其上
國初建佛寺以崇寶志公祠事玆閣未有宣德間始構焉

而規制弱小至成化中已吾微矣時吾鄉唐欽白公來尹
茲土乃廣之爲閣凡五軒豁爽塏迄今屹然綠屋挿壁平
臨木杪俯瞰山麓空聳若寄太虛然名之所起意在茲乎
其南則鳳臺牛首其西則石城長江其東則　大內宮闕
其北則玄湖鍾阜景未有若此之勝者也而一覽可以盡
之　嘉靖四年秋七月

附　過後湖記　　明南戶部主事許弘道

天下版籍盡載貯後湖南京戶部官率一往磨勘正德壬
申秋予叨職寄斯役自八月至十月始訖事凡過湖必出
太平門命舟行可七八里許一望渺漫光映上下微風播

揚文漪聿興蕩漾煙波之上莫不情暢神爽若遊仙焉予
間立四顧其嵳峩霄漢之表王氣鬱葱而峙乎東南者鍾
山也疊連如屛如幃在西北者幕府山也巒嶺偃蹇盤伏
於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凸出城頭殿閣參
差浮圖聳空者雞鳴山也山東西一帶列如懸榜者世傳
臺城也崚嶒背水而出者鳥嶼也傍視三法司隱隱錯落
雲水之湄亙岡疊阜逶迤於其外巋然而鸞鳳峙騰然而
蛟龍走矣其中遠近芳洲相聚如五星紅紫煙花畢絢如
匹錦鷗鷺鳧鴻載飛載鳴鰷鱨鰋鯉以潛以泳則已月飫
而心怡矣忽驚風暴作洪濤舂撞篙人惶懼拏舟艤岸而

行經敗荷間香氣猶襲人浮藻亂荇牽舟綴棹已乃引入
曲渚兩岸薈蔚須㕛柢小陂遂捨舟以陟焉命隸剪荆分
莽排霧穿雲逡廵而進見數處頹垣廢址意前朝遺跡令
人慨歎而叢林蒙翳追探前路尚空衆亦憊焉或藉草坐
茵箕踞少憩復進望一高丘隸指曰此相傳郭仙墩也衆
狙獗以上四圍樹林蔽日復下故道向新建籍庫過石橋
延佇其上騁望雲水泓泓淸颸颯颯遂相與携手入舊廡
之洲攝齊而升玄武廳則黃門趙君惟賢已先渡見予輩
殊訝旣而閒述所遇則又曰是何奇也予往返數矣而未
有若諸君所遇者衆亦相與慰喜以爲非因風之故則誰

使之一探此奇哉凡以公事至及暮而歸則見日光射水
曉霞相蕩回視湖上諸宇在蒼烟杳靄間不啻蓬萊閬苑
然豈不信爲勝地哉昔歐文忠公以金陵錢塘山川人物
之盛各爲一都會錢塘莫美於西湖金陵莫美於後湖固
遊冶之所趨也我　皇祖奮出江表收天下版籍建庫而
儲之於此特設科部官司之禁非公遣不得至則凡好遊
者雖慕幽遐瑰瑋之觀無所可及而吾儕今獲因公而至
而又探奇於無心之會豈非至幸哉

(詩)雞鳴埭曲　　　　唐溫庭筠

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覺寶

馬塵高人未知魚躍蓮東蕩宮沼濛濛御柳懸棲鳥紅粧萬戶鏡中春碧樹一聲天下曉盤踞勢窮三百年朱方殺氣成愁烟彗星拂地浪連海戰鼓渡江塵漲天繡龍畫雉塡宮井對火風驅燒九門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芊眠平綠臺城基暖色春容荒古陂寧知玉樹後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

宿雞鳴寺　明王履吉

昔誦北山文今棲鍾阜雲秋林時夜嘯天樂忽空聞弟子胡麻薦頭陁劚席分那知江海客不亂衲衣羣

登雞鳴寺塔望後湖　明王履吉

曉日雞鳴塔秋光玄武湖石鯨吹肩屭天馬浴虛無太液
金瀟瀉鍾山玉罍紆載歌　皇祖烈永保萬方圖

鷄籠山　明吳寬

秋盡荒山鳥跡稀拂衣獨上扣柴扉屋頭鹿下緣青樹
杪僧行入翠微千里風烟搔短鬢六朝文物付斜暉悠悠
身世渾如此目斷天邊一鴈飛

雨中集憑虛閣餞客　明錢琦

春雲壓樹雨不休千花萬花含別愁白門行客駐長旆粉
署同官祖勝遊江鴻渺渺沉孤影烟草離離散遠洲道上
喜添三尺水馬蹄還許暫遲留

同年會集憑虛閣余抱病不赴　明錢琦

驚風吹雨花欲盡有客衝泥偏湧遊百年能得幾回醉此日眞堪一破愁高閣畫陰飛鳥没青山出樹遠烟浮那知枕畔足幽夢已到鷄鳴最上頭

宿鷄鳴寺　明陳沂

春山臨淨域夜檻出高城萬境烟雲暝諸天象緯明寶燈分塔影金鐸亂松聲定處塵機破諠中道念平感靈僧錫化虛寂佛香生鳥息林初靜龍歸水自清蕭皇遺世志師笠住山名不到深棲地那時識此情

鷄鳴寺憑虛閣　明陳沂

春雲如黛點鍾陵湖水生波盡解冰幾處春風迴弱柳千巖雨色潤垂藤香筵寶座初開梵塔院蓮龕正試燈閣上莫辭同醉酒望中原草漸層層

憑虛閣雨中秋望　明焦竑

斷塔稜層過雨痕蕭然秋滿給孤園雲屯殿角寒鐘咽潮浸城根遠嶼昏隨俗杯盤虛永日媚人梧竹隔頹垣梁臺宋苑消沈盡猶有殘經鳥自翻

金陵梵剎志卷十七 終